

风雨同舟

钟

紫



风雨忆同舟

钟 紫

广东人民出版社

风雨忆同舟

钟 紫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惠东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印张2插页110,000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218—00100—9/K·20

•

统一书号11111·240 定价1.4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作者从事新闻工作以来写的通讯、特写、报告文学和回忆文章。叙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工作，地下党员如何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在新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地下党，找到人民的抗日武装队伍，从事人民的新闻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写下了当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斗争业绩的侧面；香港沦陷后秘密营救国际友人，抗战胜利后，东江纵队为了全国的和平民主而作的斗争，东纵北撤后成立两广纵队，作者从新闻记者的角度记录了在淮海战役的所见所闻和新华社两广纵队支社的工作。作者热情地歌颂和怀念著名作家茅盾、国际问题专家刘思慕、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饶彰凤、漫画家陆无涯等同志对华南进步新闻出版事业的贡献。

本书有回忆东江纵队《前进报》、香港《正报》的文章和在香港从事记者生涯的体会，可供新闻工作者的参考。

今年纪念全国抗日战争50周年，本书的出版，提供了不少广东全面抗战的内部情况、党在广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珍贵材料，文字生动，值得一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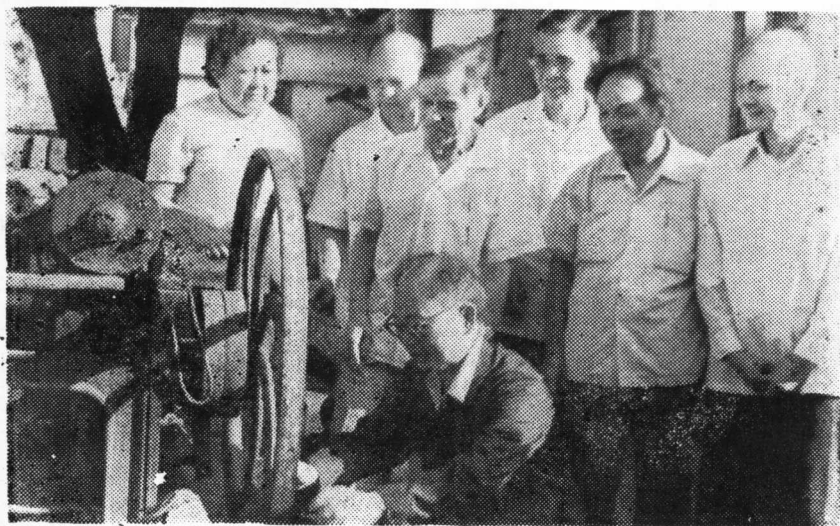
曾生司令员在东江纵队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前进报》部分工作人员在东江纵队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留影，左起第一人为作者。



东江纵队北撤四十周年纪念
活动在宝安县沙鱼涌举行。



《前进报》部分工作人员在博罗观看罗浮山时期该报的印刷机。



作者在东江纵队战斗历史展览会上挥毫留念。

跳伞降落九龙图。

美国飞行员克尔自画





何小靜烈士像



香港《正報》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创刊。

前 言

《风雨忆同舟》这本文集收入了我从事新闻工作的通讯、特写和回忆文章，有的在报纸上发表过，有的是近几年来为了纪念我的导师和战友而写的怀念文章，有少数没有发表。

我原是在中山大学念农业经济系的，到了东江游击队后，组织上分配我到《前进报》担任记者工作，这样几十年来，我就与新闻事业结成了不解之缘，从这本集子可以看到我走过的道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广州沦陷后，党组织把我派到国民党军队做地下工作。当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广东的党组织派了几百名共产党员和党领导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队员到余汉谋部队去加强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是年夏天，反共逆流到了广东，我党在余汉谋部的领导同志廖锦涛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跟我联系的党员何小静同志被捕入狱后遭秘密枪杀。我不得不作战略转移，以到中山大学读书为名，在粤北隐蔽下来。按照党的指示，广交朋友从事学生运动。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几经崎岖曲折，我才找到了人民自己的抗日武装——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我心情振奋，在这块自由的土地上，再不耽心有人监视读的是什么书，思想赤化等问题。我在东江解放区纵情歌唱，记录下我所见所闻的新鲜事儿。想不到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反革命一伙诬蔑东纵为“土匪”，造成东纵的同志从上到下的无数冤案。我写的文章被抄家的劫走了，诬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我投入黑牢。

我想起一九四五年秋，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广州行营主

任张发奎为了制造内战，消灭共产党，骂抗日的东江纵队为“土匪”，那时我在香港《正报》工作，访问了民主同盟港九总支部负责人李章达先生（解放后任广东省副省长），他针对反动派的诬蔑说，如果说东江纵队坚决抗日保护老百姓的队伍是“土匪”，那这样的“土匪”太可爱了，我嫌他们发展得太少了。一九四五年六月，东江纵队在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情况下能够胜利北撤山东，因素很多，其中在香港、广州工作的民主人士到处呼吁和平民主，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他们的呼声是起一定作用的。我访问过何香凝先生、李章达先生、蔡廷锴将军、惠尔宝救济会长张兆昌及东宝中学副校长曾劲夫等，他们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解决国共两党争端。现在，把当年的访问记一字不改地刊登出来，让读者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分辨是非，可能有好处。

中国的革命是复杂的，道路是曲折的。解放后的极左路线给予林彪、江青之流制造许多冤假错案的机会，今天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避免事情的反复。

让我们好好回顾过去吧！“谁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所以选入这些文章，以《风雨忆同舟》为书名，其意义在此。

最后，感谢中共宝安县委党史办公室、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为本书的出版的热情支持。涂夫同志为本书设计封面，并此致谢。由于本人水平有限，错误的地方，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1987年5月4日青年节

目 录

粤北沦陷前后	(1)
风雨忆同舟 (回忆中山大学进步同学等 从韶关奔赴东江纵队的经历)	(10)
震动江北的农民运动	(31)
美国飞行员克尔脱险的故事	(35)
秘密营救	(40)
东江纵队《前进报》的战斗历程	(47)
前进报社撤离罗浮山前后	(58)
深入敌营采访	(65)
香港战后第一家人民的喉舌——《正报》	(73)
谁摧残了新民主的教育 (记东江解放区 东宝中学副校长曾劲夫的控诉)	(81)
曾老太太出狱记	(83)
惠东宝战后救济总会会长张兆昌氏访问记	(85)
李章达先生访问记	(87)
蔡廷锴将军谈民主	(89)
会见了何香凝先生	(91)
大鹏湾的怀念 (回忆方方同志在东江纵队北撤的日子里)	(93)
淮海战役的日日夜夜	(99)
九连山是英雄山 (访问九连山下的英雄们)	(105)
千军万马奔向广州	(108)
红色电波鼓舞人们前进 (回忆解放战争时期 新华社两广纵队支社工作片断)	(110)

横琴岛黎明前的战斗	(114)
茅盾与香港进步新闻事业 (悼念茅盾先生的逝世)	(117)
方方与香港进步报刊	(120)
青峰红日史长留 (记饶彰风同志二三事)	(124)
怀念卓越的新闻战士刘思慕	(129)
革命诗篇血写成 (忆何小静烈士)	(132)
满头霜雪未知寒 (怀念香港爱国画家陆无涯)	(137)
东江记行 (东江纵队成立四十周年散记)	(140)
罗浮杂咏	(147)
访高潭老苏区	(149)
重访大鹏湾	(150)
吊良口战役牺牲烈士	(151)

粤北沦陷前后

一九四四年五月下旬，敌人企图打通中国的大陆交通线，以精锐的关东军从河南打到湘北，最初，大家都没有把这件事挂在心头，因为敌人二次攻打长沙都给我们的福将击退了，这一回听说有盟国犀利的空军和机械化的炮兵协助，守住长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消息传来，非常令人惊异：前方战况危急，军队已从长沙撤退下来了！因此，许多懒散在粤北的人都骤然紧张起来，学校提前结束学期考试，机关赶着办理转移、疏散、搬迁。“走”，充满了人们的脑袋，马路上来来往往的都是运行李的人，火车站挤满了逃难的人，炮火好像即刻就从粤汉路打到粤北来似的。走呵！迟一步恐怕便没有了逃的资格呀！

中山大学——这南方最高的学府，于这时也宣布停课，把图书仪器钉入了箱，准备疏散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中大”这一庞大的队伍，抗战以后已经饱受三次迁移的痛苦，从云南迁回粤北以后，已度过四年烽火的磨难，一切秩序都逐渐走上了轨道，想不到在抗战的第八个年头，欧洲同盟国各个战场纷纷奏捷的时候，这里倒要受到军事上的威胁，使这因搬迁而成破落户的学府，再度遭遇流浪的生活。提起迁校的痛苦，许多曾经身历其境的教授都摇头叹息，蹙皱着眉头说不出话来，但是敌人打来了，为着中国的学术着想，却不能让它糟塌在敌人铁蹄底下，因此迁校的口号，从三千个员生心坎里呼唤出来。可是究竟迁到什么地方去好呢？这倒成为问题讨论的焦点。因此学校当局马上召集了一个教授会

议，同学方面也自动组织了一个迁校委员会，协助学校工作。但是会议的情形很复杂，意见也很多，有的教授顾虑到以后钞票的接济问题，主张西迁贵州免致敌人打通了粤汉线，切断了与教育部联络的后路。但是这个提议提出以后，立即遭到许多教授的反反对，他们认为中大是广东人最多的学府，不应离开广东，免致学子离家太远，家庭接济不易而致停学，所以力主东迁至梅县、兴宁一带复课。两派争论甚剧，拖延很长的时间，都没有解决。而学校当局却因经费的问题，无论东迁西迁都要偌大的费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了安全计，只好叫学生们自动疏散。当时许多窘苦的战区学生曾向金曾澄校长请愿，要求发给疏散费，但是学校当局却以“银行提款不到”而一口拒绝了。疏散是你自己的事，谁管得这样多呀！

二

“中大”宣告疏散的消息传了出去以后，坪石的人群便开始骚动了，好像激动的黑潮，沿着粤汉路涌到曲江，使曲江这个战时的省会，突然增加了不少的惊惶紧张的气氛，满街奔流着的都是仓惶逃难的人，匆匆忙忙的走来走去，火车站，汽车场，水陆交通码头都堆满了货物和行李。据一个码头工人说：“疏散的汽车都给第七战区汽车调派所征用去了。”因为军事紧急，所有在曲江的汽车都一律改作军运。商人们叫苦连天，政府限令要几天内把一切物资疏散，但现在即使有汽车的都无法疏散。结果，街头巷尾到处都可以听到不满的怨言，但是尽管诅咒与不满，钻在“荷包”里只望见钞票可爱的人，那里会怜悯到老百姓的呻吟和痛苦！

在挤迫的人群中偶然碰到一个素来门面广阔而善于交际

的同学梁君，他也表示没有法子找到车子。他告诉我：这次由坪石到曲江上当极了，因为火车误点，在月台上露宿了一晚，半夜给小偷抓去了两件行李，什么衣物都没有了。接着他又用滑稽的姿势告诉我一件逃难中好笑的事，他说：“在坪石车站搭车的时候，火车拥挤极了（客车都载满了前线撤下来的民众和伤兵），有一个摩登的太太抢着攀登一个载猪牛的卡车，但是用尽了气力都爬不上去，后来火车就要开动了，她出了两千元的代价，给一个壮汉子从她底屁股上托上了去。”疏散的苦，最吃亏的是平日过惯养尊处优生活的太太小姐们了。

一天，一辆货车忽然贴上了一张“本部专车”的字样，骄傲地通过军事委员会的检查哨，扬长而去了。这消息好像电流一般的迅速传到逃难的人群：“喂！老友，有汽车开行呀！”大家都想找一点人事的关系赶快离开曲江。一家富商为了急于疏散，送了十五万元的国币，马上买到一个“本部专车”的衔头，冒充军车特予通行了。其他的商人也因为急着要把货物和车子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去，所以也不惜以巨款去疏通这调派所的邓国光主任，因此，数天之内，“商车”变了“军车”，而邓主任数天之内便括到了几百万元的“地皮”。前方将士在打生打死，后方的官僚便乘机发国难财，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得人心的，后来，这位邓主任终于在民众的告发下被当局枪决了！

三

一九四四年八月中旬，敌人打下了衡阳以后，战争的烽火烧向湘桂路那边去了！因此，粤北形势又慢慢地安定下来，许多从前疏散到桂林、柳州那边去的难民，因为广西局

势紧张，又忙乱的逃回粤北来。曲江各机关和学校有些已经迁回，人们对于疏散流离的滋味已尝得够受了。“敌人大概是不会打到粤北来的吧！”粤北的人在苦闷中徘徊着。由于对战局的悲观失望人们面临着这战争的绝大危机，但此刻却渐渐地淡漠了。人们已没有“走”的能力，大家都存着这样的心理：敌人打来了再说。十二月初，敌人打到了贵州独山之后，即回师桂林，发出狂言要于元旦进占曲江。但是，元旦终于平安度过了，于是人们又以为大可平平安安的过旧历新年。元旦过了不久，官方虽曾接到敌人会师韶关的情报，但当局给敌人经常的“神经战”弄得麻木了，因此对于防御的准备完全没有注意。敌人利用中国政治上的弱点：政府与人民的脱节，军队与政府的不能合作，战区与战区的矛盾，因此，这次的进军便得到意想不到的神速；在湘桂线上是如此，粤汉线亦没有两样。

当曲江最初紧张的时候，战区政治部曾发动“中大”热情的学生到曲江外围组织民众，训练当地的自卫队，发动民众起来保卫大曲江，但当曲江危急的时候，这些已经组织起来的民众又遭临时的解散，让千万的勇敢能干的青年流离失所，这是一件多么令人不解而又痛心的事呵！

“中大”在战局的动荡底下，已经陷于进退维谷的极大苦闷中；学校的公物图书仪器曾因时局的紧张由坪石迁到连县去，后来敌人从小北江打到英德后，连县告急，又匆匆忙忙地从连县搬回来。这样一来一去，据说就动用了一百五十万元的疏散费。仅仅一百多里的途程，便花了这么巨大的数目，所以迁校的事已经注定没有可能的了，于是决定在坪石复课，并且派员到东江各地招生。

当时学校里的教授、同学大部分已经离开了坪石还没有

回来，所谓“复课”只不过是一种形式，没有教授，没有图书，坐在教室里对着黑板白呆，实在是没瘾头，所以希望真实地求一点学问的同学都感到空虚、苦闷、无聊，然而学校当局“复课”只是为了“报销”，谁又理会这么多呢？

在这苦闷动乱的局面下，学校奉命搞了一个起劲的“青年从军”运动，坪石的街头贴着许多红红绿绿的“英雄”“好汉”标语，粉饰了人们对于当前时局的悲哀，“十万青年十万军”是多好听和响亮呀！学校以“荣誉勋章”、“提前毕业”、“发给五个月贷金”、“一万元的奖励”以及“演剧慰劳”种种的鼓励方式去刺激同学从军的雄心，但是不知什么缘故，参加报名的还是寥寥无几。最后宣布：降级的学生如果从军也可以升级，这样各学院才“提拔”了一些进去。但是，说来痛心，枪法还没有开始学习，敌人的铁骑已经践踏到坪石来了。

四

进攻曲江的炮火终于在一个早晨从粤北的后门——东陂（连县属）打进来了。敌人进攻曲江不先从粤汉路正面动手，却悄悄地迂回到湘粤边境我军防御最弱的地方开火，可说是鬼蜮极了。事变发生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日，东陂附近发现有不知名的部队千余人，向东陂进犯，但是，东陂没有进行应有的抵抗便陷落了，当时坪石的情形很混乱。到连县的电话已经不通，一时对于敌人的进攻谣言甚多，有的说是“散兵”和“土匪”在滋扰，有的说是伪军和日本仔，坪石的《大光报》也说是“散兵游勇”，叫居民镇静，但是事实上，这可怕的“土匪”，行动相当迅速，到达东陂后即分成几股抄小路由坪石和宜章进发，企图占领坪石和白石渡两个